

最后的 照相簿

指尖◎著

有关故乡的记忆
都是一张张藏在相册中的照片
总有一天
会被岁月涂上颜色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最后的 照相簿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照相簿 / 指尖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 - 7 - 5378 - 5048 - 3

I. ①最… II. ①指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1749号

书名: 最后的照相簿

策 划: 邹剑川

书籍设计: 琥珀设计

顾 问: 杜韶杰

著者: 指 尖

责任编辑: 李向丽
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 - 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 010 - 57427866 (北京发行部)

0351 - 5628680 (总编办公室) 传真: 0351 - 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 × 960mm 1/16

字数: 196千字 印张: 16.5

版次: 2017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378 - 5048 - 3

定价: 39.80元

目 录

隐形人	001
说谎者	010
闯入者	025
存在者	035
流浪记	040
姿 态	044
重 生	055
咒 语	068
枝条摇曳	080
我们所未知的存在	091
天 鹅	102
盖头下的皱纹	111
眼 睛	122
照相簿	134

乡夜灯火	144
戏法儿	150
蛇	155
另一种时间	160
仙 境	169
变 脸	178
最远的，最近的	192
云，气流，或浮雕	207
朗读者	215
半日录	223
玻 璃	234
迷 局	243

隐形人

在未有觉知、思维和意识之前，作为旁人的替代品，我已隐约在尘世里显现。

我被冠以另外的性别和称谓，频繁地出现在祖母、外婆和母亲与别人的交谈中。那个我，迅速在亲朋好友中扩散，日渐成形，并有了些微存在的迹象。他们都在错误地将我定在另一个堂而皇之的位置上，并因之而快慰、膨胀。

从那时起，我或许就该知道，一切既定的事实，其本源以及促成结局的过程明显出现差异。一切的一切，作为具体物象呈现出来之时，那也就是无法挽回的时候了。

我的祖母之前所拥有的骄傲和努力，乃至于人前的夸耀和鄙夷，都被残忍的现实——我，而不是她们臆想中的那个人——所击败。

或许我的母亲，在与我面对乃至在后来的亲密接触中，慢慢忽略在此在彼的具象性，并模糊了我与她之所想中另一个人的概念？当然，这只能作为一种猜测谜一般存在。时至今日，我早已将自己初现世界的记忆遗忘干净，甚至遗忘了被母亲亲手抱在怀里的感觉，遗忘她亲吻我，叫我的名字，或我第一次喊出“妈妈”这两个字时，带给她初为人母的惊慌和错愕，以及无奈承受的隐忍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事件现出它凌厉而残酷的一面，这样一来，我于她的歉疚日益增多。她不得不告别生

命中最美丽的时代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她也不得不承担起母亲无私、看护、教育的责任。所有这些，也不过是对照我自己经历而杜撰出来的想象。真实的状况显然无法重现。如果我能作为一种器物，在她深睡的时候植入到她的记忆，探测关于之前的种种，或许会很自如地描述出我们初时相处的片段。遗憾的是，她永远是我的见证者，从我出世的那一刻起，到我的童年、青年，乃至如今。而我却无法见证她记忆的那部分，更无法去确认她偶然（惊讶）说出的关于我生命初期的只言片语。

我似乎并未给她带来好运，或者给她带来所预想的甜美生活。相反，我的存在，使她被孤立。在别的村里做着教书育人的工作，回到家里，冷灶冷锅，冷炕冷屋。饥寒之时，她用哭泣替代了身体需要的给养。

其时，我，这个她带到世上的孩子，在哪里？她的苦处中，全是埋怨和悲愤的种子，她对世界的不满和对自己人生的不满，绝大部分是因我的到来而开始。

父母从未承认过，我的到来曾使他们渐入尴尬境地。只是从小到大，他们频繁提及自己遗憾时，在阳光下，或者雨天里，会有一些远隔的东西，屏障般将他们跟我隔开，像扬尘，也像水雾，像冰，也像火。那时候，我知道，我并不是他们的期待。

在我有记忆的头几年里，父母是我所看到的影像，或年节里团聚的热闹，但并没有快乐温暖感。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之间的不断争吵，母亲和父亲的，祖母和父亲的，还有祖母和母亲的。他们之间倒不至于冷眼相对，因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便合力做着某件事，但嘴里却说着刻薄的话。有一次我的父亲将我当成牺牲品，一把抓起来要扔到门外，这时候祖母猛然惊醒过来，夺下了早已吓得哇哇大哭的我。现在想来，我对父

母的愧疚应该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。我藏在门框后面，或者蹲在炕沿底下，试图躲起，或者消失掉，好让他们之间的硝烟平息。从那些隐隐约约的话语中，我敏感地察觉到，自己是这件事的源头和肇事者，是别人的替代品和错误的制造者。

小伙伴们无疑都是他们家的宝贝至亲，禾苗被她爹扛在肩上，而田园回家总有一碗红糖水在等待着她。我的羡慕频繁如枝叶，但更多的是不安和惧怕。

有一年队里分土豆，只有半个劳力的我们家，照例是要等到所有人家都分完，才轮到的。当母亲拉着我去到地里的时候，土豆已剩不多了，那些婆娘们还齜着一口黄牙说笑，看到母亲，她们的目光里有种轻蔑的东西射出来。其中有个女人竟然说，你家没劳力还好意思分粮食啊。说完竟一屁股坐在了土豆堆上，一会儿她站起来的时候，土豆上染着鲜红的血迹，那伙人哄笑起来。母亲牵我的手，越来越冰冷，并颤动起来。她的眼里，全是愤怒和委屈。但那些手拿秤杆的男人们显然是很享受这种玩闹的，他们将带血的土豆放到筐里称好，倒在一旁，说，这是你家的。

我忘了母亲是怎么抬那些土豆回家的。但我一直记得那个女人用手摸着自己裆部时脸上那种嘲弄的表情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看我的目光像一把刀，而妹妹哭的时候，她也不像以往那样去抱她，逗她。祖母、母亲、我和妹妹陷在煤油灯影影绰绰的光线中，忽明忽暗，像风中的树叶。

那夜，祖母的怀抱照例是温暖的，只是，她很轻很轻地在我将睡未睡时喟叹，要有个男孩就好了。

在以后的时间里，她再没说过这样的话，她以为，我从未听见过的

这句话，却像那些人手中摇摆的大秤砣，沉甸甸地砸在我心上，死死地压着我。

春天，我被母亲关在套间里。她严肃地注视着我，使我有无限的惶恐，很短的时间内，我将自己新近做过的事都捋了一遍，在确信没有明显的过错之后，才敢偷看她一眼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的身份更像老师。她威严，不苟言笑，除了在祖母面前会有稍稍的畏惧外，她对我跟妹妹，以及村里的其他小孩是没区别的。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温暖，是她五更里生起来的教室里的炉火。我也能感受她对我的满意，是来自中心学校的一张奖状。但这些并不常有，甚至在放学的时候，我总是磨蹭，或者挑选一些远巷子，来避开归家的母亲。我常常被她训责，诸如使炉火熄灭，或者没有抬水回来等这些于我来说有些陌生的生活琐事。我最喜欢的母亲，是当她做了新衣服让我试穿的时候。新衣并不完整，缺了袖子和领子，我像一个穿盔甲的人，还像一个被隐藏的人，我转过来转过去，偶尔母亲的手会摸摸我的脸，但那种陌生的温情很快就会随着衣片的被脱下而消失。她身上有隐约的香味，我想，那应该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所给予的味道吧。可惜这种感觉不常有，更多的时候，她对我是冷漠的。而我亦选择逃避，到街巷里，别人家里、场院里或者河里。

此刻，母亲并不说话，她只是看着我。屋子里的空气渐渐黏稠起来，绝望、窒息。我不得不去正视母亲的脸色。她的神情之中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慌张，还有一种我所无法参透的沉重。

窗外，梨花初绽，鸟雀穿梭其间，喳喳地叫闹。一阵风过，母亲有些干涩的语调终于在树枝和花朵轻轻的摇摆中响起，很慢，每说一句，

都要顿一下，这样一来，她的话像一些石头或者比石头更重的物体，砸在空气中，砸在摇摆的枝条中、花朵上，变成一个既轻飘又沉重的秘密，牢牢嵌在春天的风里。

后来想，抑或它原本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倘若母亲不关闭门窗，倘若她不如此庄重，倘若她不说穿秘密的真相，作为事实的存在，我不会发现有怎样的破绽。可是，当她说出，并将秘密指向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——小表妹时，我在无形中感觉到重压，透不过气来。如果石头从风中走脱，无论后果如何，于我们家族来说，都是一场灾难。

其实关于表妹，母亲只是轻轻带过，她说得更多的，是当陌生人问起幼小的表妹，我该如何应对，如何跟整个家族共同保守秘密。说我们从未见过这个孩子，或者说我们不认识这个孩子。总之，她并未降生于世，她是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人。

之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个表弟，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，所有人都看到了她把自己母亲的肚子撑出来的形状，是多么多么像男孩。她父母亦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连同我的母亲，还有我们家族都包缠在一种自喜里。在乡下，一个男孩的降生，是多么令人兴奋而愉悦的事啊。大人们无比确凿而毫不避讳地议论，使我一次次想起祖母压给我的那句话，我在绝望中羞愧，生出对自己的怨恨，并妄图重生，成为祖母和父母想象中的样子，成为未曾谋面的表弟。如此，我、我们家，在避免缺少男孩的尴尬的同时，亦会减少村人的讥讽和讪笑，乃至欺凌。

但奇怪的是，她却是个女孩。那天母亲从医院回来，脸上充满悲伤。她声音低沉地跟祖母说，是个女孩。祖母马上惊觉地问：那怎么办？母亲说，已说好人家了。祖母盘坐回炕沿，低头装一袋烟，手有些颤抖。

是20世纪发生的事了。村里的大喇叭里每天都在喊妇女们的名字，公社医院里的人经常住在村里为妇女们做手术。每家未出生或者将要出生的第二个孩子，只要他（她）一出世，将面临母亲被抬上手术台，和半壁债务。对于那些已经拥有一个女儿的人家来说，二胎的性别，将是决定整个家庭命运的筹码。

我的表妹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出生的。

据说她被抱走的那瞬间，她的母亲反悔了，并带她远走他乡。

但现在，她五个月大了，为了照看方便，她不得不回到村里。她作为一个消失的孩子，如何重新出现，同时掩人耳目，并成功逃过政策的约束？家里人为她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身份——首先是旁人的姓氏，接下来是孤儿身份，然后，她将永远跟村庄和我们家族无任何关系。

我心跳得厉害。像那个夜里，去地里偷粮食，天地都变成大锤，咚咚地敲击着我，我就要碎了。此时这个弥天大谎也要把我敲碎了，可是，又不能碎，不敢碎，我是一个长大的人，有责任包藏秘密，并将它埋葬，使表妹安全。

这个秘密成为全村人的秘密，直到她长大，带着她似真似假的名字和户口，带着她此生无法解缠、也再不能解缠的秘密，带着隐藏在身体之中无法现形的自己，离开村庄。

那段时间，她常被藏起来，黑屋子或者别人家里，好在她是不哭的，或许幼小的她感知到了自己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。在这个村庄里，不仅没资格分到粮食，亦没资格被人询问和质疑。她同时成为谎言和秘密本身。后来，不用人提醒，只要村里有陌生人出现，她就会自动躲避。有一回，她躲在地窖里睡着了。那时夏雨刚住，河槽里的水咆哮如雷，我们沿着河岸找了她好久，看到了从上游漂下来的死猪和死鸡。

几年后，她有了弟弟。她母亲欢天喜地地在医院做了结扎手术，父亲从银行里取了钱，交给村里。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如意圆满。

并非只有表妹这样以隐藏本我存在的人，因无法更改现状而受到年复一年的无限煎熬。另一些人，同样因身份错移，不得不削减真实的自我，并生出无解的困扰，比如小林。

小林是他妈从别村带来的孩子。他来的时候，已经五岁了，瘦、小、脸色苍白。他自出现我们村的那一瞬，就被全村人毫无保留地接纳，并冠以我们村共有的姓氏。那时我的表妹尚未出生，我并不知道，这世上，还有这样错综复杂的事。

小林是一个孤僻的孩子。现在想，或许他并不孤僻，是际遇让他孤僻，是他被更换的身份让他孤僻。或许，他是被不得不隐藏起另一个我而孤僻。

很多年后在某个城市，他把我和朋友安顿到一个招待所里，一股陌生的气流氤氲在我们之间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们同时都在挣扎着，试图穿透那道看不见的屏障。他的普通话跟我的家乡话交叉在一起，这种来自不同地域的表达竟然没有不适感，我们隐约能感到，表面上的这两个人，其实更像许多人的交织——童年，我们的起初时光，成长路上不得不更换过的心境和面具，还有此刻，以及未来，这些全部涌到眼前。人间突然狭窄起来，我和我，他和他，我和他，他和我，无数个相似的人挤在一起，我们同时说话，同时沉默，同时流露出焦躁和不甘的表情，又各自深藏。

当他的新家族为他和母亲的到来以一场婚礼的方式庆祝的时候，他躲在街门外的秸草里，百无聊赖地等待，百无聊赖地煎熬。这太像一场

戏了，他装扮一新，登上台来，将会扮演旁人的儿子？无血缘关系却要世代传承的孙子？还有什么是幼小的他所不曾想到和经历过的？那时他唯一熟悉的天空晴朗无云。

在秸草里的时候，他还在怀念原先的那个村子，那个家，那些个被他喊奶奶、叔叔、姑姑的人，还有跟他一起玩耍的伙伴。也就是一转眼，刮了一阵风，父亲就消失了，他就被带到另一个村庄，面对另一家人。他的视线飞快地掠过面前的一切，猪圈，街道，还有街上疯跑的孩子们。后来，他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对着他，像对着一只蚂蚁、一条狗，不停地打量甚至琢磨着，笑他，问他从哪里来。他苍白的脸上绽出红晕。他想哭，但又不敢，后来他走出来，看他们比赛爬树，眼里是无比羡慕的神情。

他跟那个被喊作二叔的人住在大院最南边的小屋子里。这是个长有红胡子的陌生男人，小脸，小眼，耳朵向外翻着，厚嘴唇，像耍把戏的猴子。每到夜里，他总是很不情愿地被母亲抱到二叔的炕上。为此他惧怕地缩成一团。被他喊作二叔的人在炕火里偷偷藏着烤熟的土豆，香味会把他的梦喊醒。他睁开眼的时候，看见一张丑陋的脸，但很快，那张脸被一个香喷喷的土豆替代了，他笑了。

不久他的名字像村里其他人那样，被诨号所替代，在我们小孩子间传开。我们笑嘻嘻地、面对着他无比惊讶无比愤怒的脸喊出那个并无恶意的称呼——一种食物的名字，苍白，缺失水分，难得，稀罕。事实上，在村里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好或差的诨号，这样的表达方式中，带着一种认承和亲和。在水一样流逝的时间中，他渐渐地接纳了所有，习惯和不习惯的，爱的和不爱的。

他说，当你们喊习惯了后，我也觉得那个名字就是我了，是我在村

里存在的理由和方式。如果没有那个别名，我想，我会永远隐藏在角落里，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中。

但这样的接纳无疑是表面的，有许多东西依旧暗藏在事物深处。

有一次，他跟吉祥打架，原本小羊羔般的他，突然变得力大无穷，他的拳头砸在吉祥的胸口，吉祥一下倒在地上，他骑到吉祥身上，脸上露出胜利的欣然。突然他身下的吉祥高声叫骂：私娃子！拖油瓶！外来户！他一下子愣住了。眼神中蕴含着悲伤茫然，还有一丝惊醒。他蓦然明白，原来，最真实的自己，就是吉祥嘴里说出的。那是最本质的自己，被现在的生活表象所遮蔽住了的自己。一个虚构的故事包裹了的自己，一个核般原初的自己……

在村里，不只有一个我，一个表妹，一个小林，同时，还有另外的作为隐形人的我们，组成村庄里一股神秘力量。我们像石头，石头里的石头，在四季的风中，成为被秘密包藏着的秘密，同时拥有最伤心的内核和最坦荡的表象，既接受命运，又抗拒命运。我们奔跑在时间之中，与命运兜转，试图脱核而出，但所有的努力因为童年所保留的惯性，变得轻飘又隐秘。我们知道，隐藏在我们身体中的自己，也是散落在大地之上的遍野石头。我们同时组成自己，组成世界，组成物质，被垒在墙里，放在水底，撒在道上，成高山，沟渠，树的伙伴或玩物，被雕琢，敲碎，供奉，唾弃，或者丢弃深埋……

说谎者

1

他的眼睛更黑更亮更讨人喜欢，他的笑容之中透露着真纯。

他得到最初的礼物，一毛钱，十颗糖，一捆石笔，一张石板，来自老师或他母亲。

有次他捋起衣袖，天，竟然有一块手表晃晃荡荡戴在他的手臂上。手腕太细，表链太宽，就一直往上捋，捋到小手臂，跨越肘部，似乎臂膀才是最安妥处。藏得极深。每次炫耀，他都得将袖口一直往上捋，直到再捋不上去，手表隐约露出来。他说是父亲送的，神情古怪，万分得意。

他父亲在外地上班，偶尔回家，带回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食品。他从兜里掏出来，放在手心里，一些碎碎的皮屑掉下来——是点心的，但感觉更像他的皮——他一点一点地剥着点心上的皮，让它们从左手手心沾到右手食指上，伸出舌头，舔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食指被舔得亮晶晶的。他笑，对其他羡慕的小孩说，你要是跟我玩，我就给你舔一下。有人舔过他的指头，说是一种很好吃的味道。甜吗？甜。咸吗？咸。他兜里有一大把糖，它们鼓鼓囊囊的，快要把他的衣服和身体撑开了。跟他玩耍的小孩有幸得到舔一舔糖的机会。他们羡慕他，恨自己不能变成

他，他们看着他，将糖纸剥开，将糖放到嘴里，立刻左脸鼓，有顷，右脸鼓。空气中仿佛都是糖的味道，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味道，甜、香、腻、多，带着痒和暖。糖在他嘴里待了很长的时间，待到他们有些泄气，他才将它吐出来，放到手里，说，你们排好队，一个一个地舔。

有几个男孩子，就有几个形状不一的脑袋，也有几个大小不一的脸庞和嘴巴，但他们的眼神绝对是相同的，一个贴在了另一个上，一双摞在另一双上，仿佛猫看到了鼠，狗闻到了骨头，贪，惊，愉，都有。

第一个舔它的人，总是最恭敬。

第二个相对就急躁些。他看着第一个人将头低下，伸出舌头，用舌尖轻轻地碰到糖，然后迅速将舌头缩回来，满意地咂着嘴唇，便将他推到一旁，伸手将糖拿起来，在舌头上擦一下，嘴巴巴咂巴咂，再伸出舌头舔一下。

也就四五个人吧。最后一个的盼望最长久，但他最勇猛，他一下把糖放到了嘴里。

他便有些急了，你快吐出来，快。

隔天他脸上有一个手印，据他说是跟神仙过了一招。因为什么？神仙忌妒我有那么多那么多好吃的呀！

听见的小孩惊讶地张大嘴巴。

他跟老师说，我会。站在黑板前验算一道题，一点都不迟疑，公式列到一半，低声说，老师我要尿尿。老师平日就喜欢他，怕他被尿憋坏，便让他去了。等他回来，老师说，你回座位上去。然后提高声音，来，大家看看这道题。

他把我的钢笔摔到地上，地上有刚给兔子割的青草，钢笔跌下去，青草没救它，它就流血了。

你也知道，钢笔是多么易坏的物件啊。那些年，我们坏了无数的钢笔，它不能被摔，不能被压，甚至你珍视它，它突然就要坏掉了。笔尖折了，身体裂开了，弯曲了，不出水了，你拧开它，看见排列整齐的骨头完好如初，可是，它就是要消失。你找修钢笔的师傅，恨不能成为他，跟每一支钢笔握手言和。

钢笔流完血就是一支死钢笔。我握着它哭，哭了一节课。他看着我笑，仿佛我的事与他无关。

许多年后，我得到一支受伤的钢笔，它的身体上裹满胶带，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还能写出字来。好像所有的希望在此生显。我珍藏它如宝藏，但也仅仅是宝藏，而已。

他永不承认，即便有见证人，他也有他的理由，他说他是从我身后走过，手没动，袖子没动，只有脚在动，脚在地下，又不在桌子上。轻蔑的眼神扫过我和钢笔。地下的草黑了。他是我的仇人。说谎者。

据说小孩在说谎的时候会变成精怪，像《画皮》里的妖，那时他只有一张皮。他的灵魂及器官都会扭曲乃至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物种——兽，或者怪，在他的身体里作祟。只有机灵的精怪懂得成人们曲折崎岖的内心所求，所以，这些被某物劫持心智的小孩，其早熟和洞悉的本领更令人喜欢。比如，他说每次在黑板上算不出题的时候，就骗老师说想尿尿。又说，他如果想得到某件东西，会用语言来欺骗哄哄对方使其自觉允诺，但他从不付出，他只是让他们舔舔，让他们听见糖碰在牙齿上的声音。如果他想得到一件东西，就会发誓自己长大会很有出息，大人们大部分时间是允了。如果不允，他又有异于寻常小孩的胆大，去偷偷拿来。所有大人都觉得他是个好孩子，聪明好看，能说会道，是个有出息的坯子。